



书海观澜

韩丙吉:痴读甲骨著春秋

李辉(新乡市)

从古至今,干一番事业,必有痴,而后有成。双手捧起韩丙吉编著的《甲骨文释读大全》,藏蓝色的封面有深海气质,六公分高的书已接近一块古城砖的厚度。闭目在时光隧道穿行,依稀可见寒星孤月下,岁月薄霜点点覆盖这位深耕者的两鬓,却难以冰封他对中国文字论证考释的激情。这种情境让我搜肠刮肚,想了半天,觉得“皓首穷经”“焚膏继晷”这八个字用在韩丙吉身上,丝毫没有对文字过度“装修”和虚夸的成分。

春节期间到韩丙吉先生家里采访时,刚刚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这部新书,用牛皮纸包装,城墙般齐整地码放在他家的客厅和过道一隅。二十五载春秋,他将大把大把的时光倾注在痴读甲骨里面,五十万字,难道不是五十万个排列兵阵?曾经军中披甲的他,莫非把古老的甲骨文视如呼吸的商朝军团,经他的一一摩挲而复活?

韩丙吉的家乡在河北宁晋县,古称杨地,有三千多年的文化历史。就像某些将军,因为立功,胸前挂满了明晃晃金灿灿的奖章,因为出了一些名人和达官显贵,宁晋的“胸脯”也曾经立起很多牌坊,打小他就听过“赵县看城墙、宁晋看牌坊”的老话,可惜那地地震把这些牌坊震得歪的歪、倒的倒,如今只剩下历史的荣耀。作为“老三届”的高中生,韩丙吉先是当村民办教师,1969年当兵,肚子里的“墨水”走起来一晃一晃,行云流水,自然而然和文字打起交道来,砚边泼墨,初学隶书,后习篆书、金文、甲骨文,在书法界很快就有了名气,转业后先后来到新乡市新闻单位和文化馆任职,看到韩丙吉热衷甲骨文书法,新认识的朋友王振中借给他两部甲骨文字典。“学不

至于乐,不可谓不学”。适逢新乡市成立牧野文化研究会,韩丙吉对甲骨文产生的兴趣愈发浓厚,渐至痴迷之境。殷商古都安阳是“甲骨文的故乡”,与牧野大战的新乡距离百余公里。自从研究释读甲骨文后,韩丙吉先后几次去了安阳,他的“双城记”,留下在殷墟博物馆和中国文字博物馆深深思索的痕迹。透过近视镜片,他学者风范的眼神常常释放一种探索未知的精神光焰,仿佛心中有炉窑,可以让民族的古老文字通过思想涅槃,产生瓷器般的窑变。

从光绪二十五年(1899)秋,时任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患疟疾,亲验家人在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字号中药店买来的“龙骨”,意外发现上面带有文字,逐渐揭开中国商代古文字研究的序幕,到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,再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最后一次发掘,殷墟十五次的考古成绩举世震惊,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自从当年的考古人员为防不测,与殷墟遗址悲壮诀别的场景,版画一样一刀刀刻在韩丙吉的内心深处后,从此挥之不去,化为一种文化力量,似乎总有无形之鞭,驱使他在一个冷门“绝学”上成痴成魔,不断探索。

甲骨文字考释,通常包括“字形考订”和“辞例解释”两部分。甲骨文中的“日”“月”“水”等字,具有象形特性,稍微熟悉《说文》的人,只要通过把它们跟小篆进行比较,完全能够正确释读出来。1903年,写下《老残游记》的刘鹗,在自行刊布的《铁云藏龟·自序》中轻轻松松认出40余字,其中30多字是正确的。1904年,孙诒让得到《铁云藏龟》后,“穷两月力校读之”,写成《契文举例》一书,又正确释出甲骨文字185个。其后,经过罗振玉、王国维、郭沫若、于省吾、唐兰、李学勤、裘锡圭等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,已经释读出甲骨文字1500个左右,余下的3000多个甲骨文字是没有考释出来的未释字。这些未释字,不少是人名(族名)、地名用字,都是前人留下来的“硬骨头”,释读难度非常大。

由韩丙吉编著的《甲骨文释读大全》,是在诸多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,用二十余载潜心考释,使可读可识的字数新增300多个。考释未识的甲骨文字,异常艰难,需要做大量前期准备工作。对于专门的甲骨文研究者而言,不但要对全部甲骨卜辞材料十分熟悉,做到烂熟于心,更要掌握历史学、地理学、古文字学等相关领域的知识,才能得到比较可靠的释读成果。在释读中,韩丙吉常常把需要破译的甲骨文字用毛笔写出来,置于桌案,悬挂墙上,随时随地都能醒可见。二十多年来,他把身边一部部甲骨文字典翻了一遍又一遍,有时费尽周折找到一个字,顿生大海捞针之感慨,为此他开始不断积累资料,二十多年整理出来或厚或薄有十几本。比如,起初他看到一个字里面包“草”的甲骨文时,释读很长时间也无法准确破译。有一天他无意间翻看《康熙字典》在查其他字时,看到对“胃”的注解:“五谷之腑也”,顿时开悟,在农耕时代的认知里,五谷杂粮其实都是草,人和动物的胃里包着草,不正是“胃”字的准确释读吗?这种论证所具有的说理力,考释严谨,了无滞碍,就这样让“死”去的甲骨文涅槃重生,在民族文化传播发扬的土地上,权当播撒下了一粒粒发芽的文字。

聚沙成塔登巍巍。韩丙吉释读甲骨文集腋成裘,被远近书法篆刻者所注目,纷纷建言将其释读成果汇集

册。因为甲骨文没有印刷体,如果出书有很多难度。为此韩丙吉将五十万字的文稿重新用书法体抄誊,仅此一项就耗用一年多的时光。该书收录可释读的甲骨文两千二百四十多字,其中包括尚有争议和“疑似”的字。唤醒沉睡的甲骨文,需要韩丙吉先生这样的痴情者。

两年前,我在夜色里独自爬上嵩山西麓五乳峰的中峰上部,终于看到相传达摩面壁九年的天然石洞。我敬畏思想和文字,对面壁二十多年释读甲骨文的今人,我更该敬畏和仰视。

因为曾经同在新闻单位,掐指算来,我认识韩丙吉先生已有二十九年。其时先生风度翩翩,有玉树临风的文人气质。如今再见,感慨岁月如刀,已雕琢风华,若暮色山岭,所幸风骨仍在。这时,他起身走进书房,很快两手提起两个深灰色的密码箱,将其打开,赫然露出《甲骨文释读大全》用书法体抄誊的手稿。

曾经是一位多才多艺,喜书法、拉二胡,生活多彩的人,在这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几乎不看电视、不游山玩水,更远离人间各种诱惑,苦行僧似的用一种信仰释读甲骨文,常常痴魔到废寝忘食的地步,一起身,就是万家灯火早已熄灭的内夜;躺下来,就是五更鸡鸣人渐起的黎明。

若按他的智商泛舟商海,这两个密码箱里恐怕早就装满花花绿绿的钞票。但他却心甘情愿愿为一位匠人,两眼如炬,燃亮三更,四季不闲,不慕五彩缤纷的世界,六根清静,专注文化事业,终于在七十五岁圆梦,用这部沉甸甸的收获,给中华文明奉献更具珍贵的精神财富!

在此,谨向痴读甲骨著春秋的韩丙吉先生致敬!



艺苑撷英



红梅映月

白继光作

七绝·题红梅映月图

白继光

每逢圆月倍思君,
远眺轮光冷蕊寻。
去岁此宵曾偶遇,
常时泪目梦相亲。

(作者简介:白继光,男,1964年3月生,中共党员,河南省武陟县人,1983年7月毕业于河南农学院林学专业。曾任原阳县人大党组副书记、县总工会主席等职,现为原阳县人大常委会二级调研员、原阳县“乐龄书香团”成员。)



人间真情

一枝康乃馨

王永新

最近看到一篇关于教育培养孩子的文章,引发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件小事。

那一年女儿到了高二学期,每天都沉浸在紧张的学习中。有一天中午她放学回家,一脸灿烂的笑容,走到我面前从背后伸出手,一枝红艳艳的康乃馨出现在眼前:“祝妈妈节日快乐!”哦,今天是母亲节,我的心中立刻漾起温柔的涟漪。我把鲜花摆在客厅最惹眼的地方,细细端详着,慢慢地吸着花香,感受着女儿挑花的心意,无言的幸福在全身漫溢。忽然我的心中涌上一阵不安,已上高二的孩子学习分外紧张,怎么有心思去挑花买花?一想到这些,愉快变成了烦恼,一股无名火生了出来,于是我把手挪到了看不到的地方。晚上女儿回来,一进门就问:“花呢?”我沉下脸说了一声“操心。”一句话顿时得罪了女儿,她“嘭”一声关上门不再理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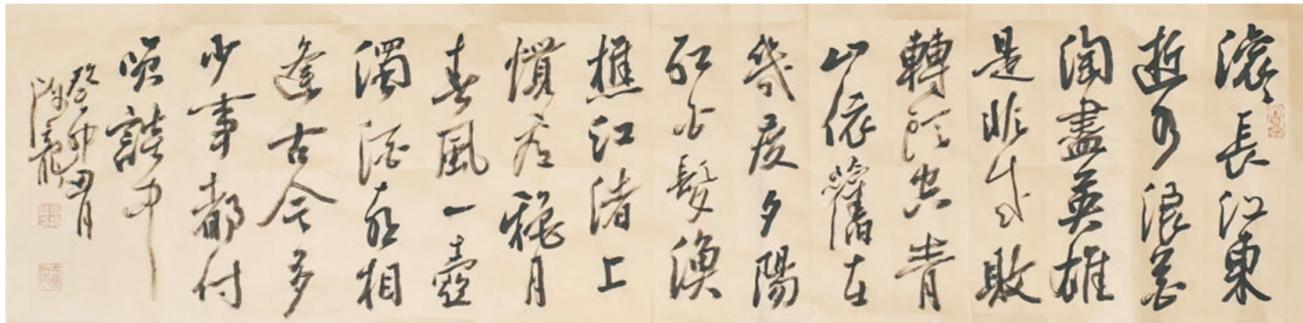
望着女儿亮灯的房间,我的心中很不是滋味,我知道孩子的身上背负着学业的繁重和父母的期望,整天埋头于书本之中,穿行于家里和教室,没有空闲,更没有娱乐。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是孩子的幸运,而过高的期望又是孩子沉重的负担。对于女儿,我们夫妻俩常常是苦口婆心地讲道理,甚至引用名人名言来规劝教导,每次女儿总是一声不响地听着,等我们讲得口干舌燥,想听她表态时,她莞尔一笑说:“唉,我是才出虎口,又入狼窝。在学校老师训话,回到家你们又喋喋不休。”我们听了目瞪口呆,女儿那种不以为然的的样子,真让人哭笑不得。到这时,我不免怀疑自己的教育方法到底能起多大作用。人都是这样,谈起别人的孩子如何教育,总是一套一套的,轮到自己却总是一筹莫展。我想起自己做女儿时,面对父母心中总有一份无法推卸掉的责任,什么事情干不好就无法面对他们。父母从来没有对我们大呼小叫地训斥过,

可我们却有一种无形的动力。我的母亲上过女子学校,教过书,性格文静,但是对我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震慑力,如果我哪次没有考好,母亲就会暂时不理我,使我有空间去反省,产生一种压力,一种自责,正是这种压力,让我对学习有一种责任感,那就是干什么都要干好。在学校拿到奖状,考了好成绩,只升华为一个念头:为父母争光。有一位作家说自己最初学习写作的目的就是为母亲。那种时代氛围,那种教育方式,造就了一代人的责任感,这种沉甸甸的责任感,督促着你不敢懈怠,一步一步去攀登理想的梯子。

自己做了母亲之后,总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路太艰难,而取得的成绩不大,所以对孩子的培养花费了太多的思想和精力,关心照顾的无微不至,甚至到了沉重的地步,这种泛滥的爱,孩子廉价地享受着,也许正是这种毫无距离的关心,使他们不再对父母有敬畏,不再有责任,这大概也是独生子女的通病,可是要想改变,这种距离却不容易找回,因为我们对孩子寄托了种种期望,总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孩子后面。

一枝康乃馨引我思绪滚滚。今天,女儿能为亲情、为责任付出一点温馨,做父母的有什么理由不去孩子这片爱心呢?也许,责任和爱心才是孩子成长的动力。一位教育家说过:父母的职责就是牵着孩子的手引导他们走路,然后再慢慢放手,让他们独立面对人生。是啊,父母只要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孩子需要的阳光、雨露,还有温暖,其他的,孩子自己知道该怎样长大。想到这些,心中释然,我把花又摆在了最显眼的地方,让康乃馨淡淡的幽香在整个房间散发。

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一分难以忘怀的印记,直到今日,康乃馨带给我的特殊情感仍在心里散发着丝丝暖意。(作者简介:王永新,女,退休干部,热爱写作,曾在报刊等发表过文章。)



临江仙·滚滚长江东逝水

张海龙作

(作者简介:张海龙,原名张德忍,1954年生,现为新乡市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,原阳县硬笔书法家协会主席,原阳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,原阳县“乐龄书香团”成员。作品多次获国内大奖,曾入选中国硬笔书法辞典。)



诗林折枝

陪伴

范言斌

妻子偏瘫十余年,养儿干活受艰难。少年夫妻老来伴,关爱陪伴度晚年。开车推椅户外转,赏景锻炼身体甜。告别旧宅住楼房,乡村振兴福美满。



(作者简介:范言斌,退休教师,在农村学校教书育人40余载。原阳县“银龄宣讲团”成员、“乐龄书香团”成员,“老范工作室”是他创作新童谣,发挥优势作用的舞台。他寓教于乐以身示范,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点编成新童谣,组织青少年和广大群众学习,让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生根。近年来,他以党史教育、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等为内容,先后创作了《孝敬父母》《兄弟情》《婆媳间》等大量通俗易懂的新童谣,这些作品向上向善,朗朗上口,在群众中间广为传诵。)



四季风铃

北中原的冬天

冯平安

站在北中原的牧野,一轮旭日撒出缕缕希望的光彩,蓝天浮游着云霞,云霞编织着彩霞。我沉醉于这方土地,多年来在这里继续情思,凝望星辰,期待与你明净清澈的邂逅。五千年的文化浸润,蕴藏世间繁华,这片肥沃的土地,以厚重的人文、包容的情绪、热情的怀抱、舍得的境界,向人们展示其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。

当冬日披一袭风尘,送别金黄若音符的秋天,在荻花漫天的白絮中降临。那如诗画卷般美丽的色彩,穿一袭薄薄的布衣,素静、淡雅地从《山海经》里流淌出来,墨染了岁月的印迹,荡漾生命的激情。残阳落日,寒霜雾雪,烟火红尘,静静地守候着记忆,落叶的呼吸,残荷的坚守,夕照的映射,均以千姿百态的样式,融汇生命的原色。

大地如一幅奇妙的画卷徐徐打开,无边无际的原野一望无垠,早已离别秋天的恋歌,沐浴心头的顾盼,沉淀得更加冷静而美好。时光像句字一样圆了又圆,去追寻本属于它的未来,岁月清清淡淡地描绘着长烟、闲云,晚霞更是妆尽了妩媚的风情,在寒空中打磨心灵,以诗的形式播种人间烟火。冬日暖暖的阳光,照在成片的麦田之上,叶片上沾满冷霜的嫩苗,闪烁着明丽的光线,辽阔的原野,成了绿波样的碧海,为北中原的冬天带来勃勃生机。麦田默默无语,麦苗默默无语,那沉默的背后是坚贞的意志,虽然身形被严寒摧残的有些萎缩,但内心确在积蓄春日力量。

大大小小的村落,星罗棋布般密布在旷野大地上,在冬日里大漠孤烟一样栖居着,多年如一日地静谧、从容、安详,如一沓沧桑的老者,生活在时光的记忆里,穿梭在岁月的风尘中,又像是从远古走来,一路风尘仆仆,炊烟袅袅,寒意冽冽,蓝砖黄瓦下的窗棂透视着万里长空,围绕在村边的水塘盛载着残荷的倒影,斑驳的小巷演绎着村庄的往事,亲情的色彩等待着远行的归人。

茫茫苍苍,苇絮飘扬。千万年故我延续的芦苇,无论多么贫瘠的土地,都能深扎下根须,顽强地繁衍不息,痛并快乐地生长,朴拙如荒村野老,淡定似闲云暮云。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从诗经中悠然走来的芦苇,饱含着先秦浪

漫古朴的遗风,在水一方,在水中央,在水之涓,唱着远古的歌,那仿若天籁般的音韵,回旋在北中原的冬天。

大河孤烟,长河落日。黄河像一条曲折逶迤的黄色丝带,飘舞在蓝天白云下,一路气势如虹,抵达大地的内心。恢弘大气的黄河,霜染寒水,冬意葱茏,晚霞夕照,湿地飞鸟,水缓两岸阔,风平漪浪轻,虽然表面上已看不到滚滚的波浪,仿佛失去了奔腾狂放的野性,但暗流涌动下的河水,正孕育着蓬勃的春情。我懂得你的热情,你知道我的凉薄。多年以来你总是默默地守候,守候栖居在这里的人们,不偏不倚,以善美的佛心照料着生活在这里的子弟。冬日的阳光照进你广博的心怀,任万物酝酿,任百鸟翱翔,我贪心满满,骑一辆浅灰色的单车,想要穷尽你所有的温情,遍览你的初心,你那柔和安详的目光,若冬日里的一枝腊梅,暗香盈袖,团蕊凌寒,开放希望,迎接春光。

当漫天雪花浪漫地飘落下来的时候,宇宙如同混沌初开,天地莽莽苍苍,银装素裹,大气雄浑,江天一白。蓝天、白云、远山、近水、湿地、河滩,还有泥土的气息,天地之间如同一张硕大的白色毯子,披盖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。“瑞雪兆丰年”,来年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。

在与北中原的浅淡相遇里,感受画家笔下的谨慎如履薄冰,把曾经远去的故乡用自已的俯首贴耳,理解得云淡风轻,把深沉的缅怀和眷恋,藏在生机和快乐之中,任凉薄洒满周身,仍然把初露的晨光、无边的晚霞、明灭的风景、离别的乡情兼收并蓄,内心便到处充满故乡的情愫。北中原的冬天如一本厚重的书卷,浩然大气,厚重博爱,冬日里蕴含的诗思,闪烁着明丽的光芒,让人们在它成熟而厚重的血脉里,凝结心底的沉静。于时光中撷取一分淡然,于岁月中拥有一分宁静,站在北中原的渡口,等一场春暖花开,沧海桑田,初心不改。

(作者简介:冯平安,1982年11月部队服役,1991年7月转业到长垣县直工委工作。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中国诗歌学会会员,河南省作协会员,新乡市作协理事,长垣市作协副主席兼散文学会会长。)